

## 第六章 识字班

威廉大班是从伺候艾玛更衣的嬷嬷拉妮那里得知外甥女最中意乔治高易先生的。嬷嬷拉妮，是一个长得黑乎乎的大块头马来亚女人，眼睛狭长的像马来亚丛林里的野象，别看她手脚粗，嗓门大，却把全部身心忠心耿耿献给大班一家，从广州到香港到上海，二十多年跟着大班一家随职务迁徙，成为大班夫人不可或缺的家政助手。虽然她是个嬷嬷，她的举止像半个当家，她关心这个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特别疼爱那个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舅父舅母家的艾玛小姐。从艾玛小姐每次见男士前，要她绑紧束胸的要求，她可以看出艾玛对那个男士的好恶轻重的程度。比如说，美国军官白齐文或船长沃尔夫来拜访前，艾玛对绑紧束胸的要求是马马虎虎的，拉妮就知道那两位绅士没戏唱了。伯顿医生来访前，艾玛要求束胸不要太高，这是为了不给讲究生理卫生的医生有任何挑剔。每次乔治高易来访前，艾玛要求拉妮绑紧束胸的下手之重，几乎要拉妮用力到双臂脱臼的地步，所以拉妮断定高易就是那个真命白马王子。

艾玛长年寄居舅父舅母家，并没有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一来因为舅父母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把艾玛视同己出；二来因为艾玛是仪和洋行创办人嘉典的血亲后裔，承继了仪和洋行的大量股份，从某种角度来说，舅父是她的财产经理人。常言道，客户就是上帝嘛。有时候，舅父还要低声下气，说服艾玛在董事会里投下对自己有利的一票。当然，在董事会的那些大事情里，艾玛永远听舅父的。这样做的好处是，艾玛对洋行的生意经不隔膜了，这就是艾玛和其他待在家里纳福的太太小姐们不一样的地方。

艾玛享受富裕，但决不势利。她酷爱公益，尤其感兴趣于华人儿童的扫盲。17岁的她，刚离开女子学校，就加入基督教浸礼会的传教，希望通过传教士的指导，接近华人儿

童，教化华人儿童。但是苦于自己中文太差，无法独力开展扫盲，她渴望有人帮助自己提高中文程度，就在这个时候，在中国江海关供职的同乡青年律师高易走进了她的生活。既然在中国机构里当官，中文一定是不错的，她开始接受高易当她的家庭中文老师。很快的，艾玛和高易的共同兴趣超越了方块的中文字体。

此刻，艾玛小姐正在和卧室相通的书房复习中文功课。卧室是洋行分行楼上最宽敞的房间，一张巨大的酱红色桃花心木床赫然立于房间西面的墙边，结实的螺旋状床柱上，像帐篷一般，披挂着半透明的银色纱幔，床上高高叠着淡红底色绣花镶银边的被褥和枕头，上面铺着洁白的大马士革棉布。床脚边的小桌子上盖着威尼斯的针钩花边台布，上头搁着苏格兰诗人罗伯特本斯的诗集。小桌旁，一把垫着园筒形背垫的绣花缎面大安乐椅，椅臂罩着深红色滚银丝的臂套，安乐椅前放着一只裹厚软丝绒的脚凳。衣柜，梳妆台，和梳妆台前的无背椅子，和大木床同料同色。梳妆台的镜子里反映出壁炉上方艾玛父母的油画肖像，四扇半掩的窗户，乳白的波纹窗帘在初秋的微风里摇摆，和在书房里双臂倚在椅背，站在靠窗书桌前正在阅读的艾玛。

艾玛，中等偏高的个头，稠密红褐色的卷发像波浪一样挽起一个漂亮的髻。水灵灵的深蓝色眼睛，在睫毛后，像初春化冻的湖泊那么动人。鹅蛋脸，两个颧骨隔开的距离刚刚好，拱托出高雅的鼻梁和鼻根处几颗稚气的雀斑。下巴向前微微突出，给青春美丽的五官，带来隐约的有主见的格调。她没有佩戴珠光宝气的首饰，只有在她白皙耳垂，挂着一对白金耳环。

这样站着看书的姿势实在并不舒服，她最喜欢的姿势是盘起腿来，像土耳其人那样坐在大安乐椅上看书。但是，她现在做不到盘起腿来的姿势，因为按照她自己的意思，拉妮把束腰收得那么紧，她弯不下腰来。她觉得自己有点像罗伯特本斯的诗篇《致老鼠》里那头小老鼠那么滑稽可笑。

艾玛在学校里是专修文学的。近代苏格兰的两个文坛伟人：华尔特斯考特和罗伯特

本斯的作品，既是她举止修养的指引，也是她休闲的读物。可是，这两位文坛伟人，却不能给她学习中文带来任何帮助。本来，她要帮华人儿童扫盲，结果呢，她首先要扫自己的中文盲。今天，是高易每周一次来教中文的日子，所以艾玛穿戴整齐，等候他的出现。

没有让艾玛在不舒服的站立姿态等太久，门外响起嬷嬷拉妮的半幢楼都听得到的大嗓门：

”高易先生请进，艾玛小姐正等着你呢。艾玛小姐，高易先生来了！”

”谢谢，”乔治高易对为自己打开艾玛房门的拉妮轻声道谢。老实说，年轻的江海关洋员对这位咋咋呼呼的嬷嬷有点怕。

拉妮，看着乔治高易和艾玛嘉典互相问候如仪后，正想退走，却注意到高易西装上衣后背有一滩干结成块的泥巴，这可是一向衣冠楚楚来访小姐的他从来没有过的。

”啊，高易先生，你是骑马来的？这么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过？”拉妮说罢，不由他分说，就把他的上衣解扣脱下来，“这么脏！我替你拿去用刷子刷一下。”

”谢谢，嬷嬷。是这样的，我刚才在西郊参加西人志愿兵演习，演习完了，怕误了艾玛小姐的上课时间，没有好好收拾，就匆匆赶来。真不好意思，有劳你了。”

”下次要记住，来看艾玛小姐前，一定要收拾干净。你看我们艾玛小姐，打扮得多好。”

乔治高易如获大赦，看着拉妮提着自己的上装离开。这时他才注意到艾玛今天的一身打扮：她穿着一件镶着三道花边的白缎长裙，收紧的上衣领口，打成褶皱，结成一朵俏丽的蝴蝶结，腰间系着金色的缎带，衣裙的荷叶边向周围荡漾，露出六英寸的紧脚皮鞋。

“艾玛，我们开始上课，”乔治收回眼神，和艾玛一齐坐下，他没有注意到她坐下的姿态有点僵硬。

高易于教授艾玛的课本是基督教伦敦会香港英华神学院的理雅各博士编译的教材《智环启蒙塾课初步》。这本教材是专为初到中国的英语读者编写的中文入门书，所以用

了很多英语读者熟悉的日常话题作为课文内容，比如喝茶，野餐，读报，问路，骑马。缺点是用粤语作为单字的发音，这对生活在非粤语地区的艾玛来讲，无疑是难辨对错的误导。所以，高易同时需要借助一本由来自苏州的学者王韬先生，在老麦都思牧师创办的上海墨海书馆编写的注音字典《英语初阶字汇对照》，用中国官话来指导艾玛发音。高易教授艾玛的秘密武器，是一种独特的背记中文单词的方法。不同于传统的将单词按照动词名字形容词，或者地名食物动物分门别类的背诵方法，高易以中文单字的形状为索引，将中文单词重新整理后，三五个一组，让艾玛口语背诵，这样的好处是既记住了单词的发音和意思，又记住了单词的书写方法。下面，就是他今天要考查她的单词默写和背诵：

“艾玛，我们先默写和背诵以‘口’为形状的中文单词。请从‘回’字开始。”

“‘回去’ go back, ‘回复’ return or reply, ‘回想’ recall, ‘回扣’ commission, ‘回答’ answer。”

”很好，接着请从‘因’字开始。”

“‘因为’ because, ‘因此’ thus or as a result, ‘因素’ element。”

“接着请从‘国’字开始。”

”‘国家’ nation, ‘国内’ domestic, ‘国际’ international, ‘国会’ nationality, ‘国藉’ congress, ‘国防’ defense。”

“纠正一下，‘国会’是congress, ‘国藉’是nationality。接着请从‘图’字开始。”

”‘图书馆’ library, ‘图片’ picture, ‘图案’ graph or chart。”

”现在，我们来默写和背诵以‘土’为形状的中文单词。请从‘地’字开始。”

”‘地平线’ horizon, ‘地址’ address, ‘地理’ geography,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 ‘地图’ map。”

就这样，艾玛跟着乔治高易的指令，从‘口’‘土’‘厂’‘广’‘日’‘言’一直背到‘鱼’为形状的中文单词。高易很满意艾玛的书写，看得出来，她认真下了一番功夫，她写的字比自己

的要端正。

接下来，高易教授艾玛《智环启蒙塾课初步》课文里的第六课，到郊外远足和野餐的情景对话。原文是讲到香港的太平山上野餐，高易为了让艾玛在单词上有更多的发挥，把地点改到她更熟悉的家乡苏格兰。

“艾玛，请挑选苏格兰某地作为我们今天远足和野餐的地方。”

”坡斯郡(PerthShire)的洛克河湾 (Loche Tummel)。“

”啊，那是我的家乡。”

”什麼，你的家乡在坡斯郡？天哪，我就是在那儿上了8年女子寄宿学校。我至今还记得，洛克山到了秋天，红彤彤的枫叶林满山满坡，环绕着几十里蓝得发绿的河湾。还有厚厚的松针盖着草坪。学校的修女经常带我们去山上野餐，採磨菇。从面朝西的山坡往东，可以看到斯孔王殿，那里是苏格兰国王加冕的地方。从面朝东的山坡往西，可以看到五层楼高的棉纺厂。“

高易知道艾玛指的是工业革命后，建于1780年的斯坦利水力棉纺厂。

于是，高易根据课文的内容，稍作改变，把太平山上的小溪，改成洛克山上的瀑布，把太平山上的凉亭，改成洛克山脚的石墙，把野餐里的葡萄酒改成果汁（因为他觉得艾玛这个年龄不宜喝酒）。然后，让艾玛根据课文里情景对话的顺序，尽量发挥以往学过的单词，把太平山上的情景对话，用自己的语言，改说成洛克山上的远足，哪怕有几处文理不通，经过纠正，远远超过了课本原文对艾玛中文的提高。高易有时暗暗在想，如果自己的中文老师，一个一本正经的老学究，也能够这么变通地教授中文，自己恐怕早就念完那部艰涩的《论语》了。

高易注意到艾玛在用中文叙述野餐的内容时，混淆了“蜜蜂”和“蜂蜜”的用法。所以，当终于艾玛完成叙述时，特地向她解释：

”这是中文的一个特点，两个同样的单字，交换一下顺序，意思就变了，尽管意思

往往是有关联的。比如说，这篇课文讲到的山上的'蜜蜂'和带去野餐的'蜂蜜'就是这样一对例子。'蜜蜂'是传播花粉的昆虫，'蜂蜜'是前者酿成的糖浆。请记住来，除此之外，艾玛，你还能想出类似的例子吗？”

“‘上海'和'海上'，'上山'和'山上'。”

”太好了。艾玛，你的中文快要赶上我了。如果你没有什麼别的问题的话，今天的课到此结束。“高易合上课本。

”乔治，我很好奇，你说你家里也请了一个中文老师。他教你什麼？”

”孔子的《论语》，一句话八个字要讲一个礼拜。”

”哪八个字，这么讲究？”

”勿意，勿必，勿固，勿我。”

”我一点听不懂你在说什麼？”艾玛瞪大水灵灵的蓝眼睛，满脸疑惑。

”勿意，'勿'是指不要，'意'是指意愿，合起来'勿意'的意思是指做事情不能凭主观的愿望或空想，一切都要以事实为依据，这样就可以避免做出没有事实依据的决定或猜想；'勿必'，'必'是绝对必然，合起来'勿必'的意思是指看人看事不能绝对肯定，也不能绝对否定，应该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去看，才能看得全，看得准；'勿固'，'固'是固执，合起来'勿固'是指待人接物不要拘泥固执，每个人的知识见解，都是有限的，一味固执，就不能不断了解，不断更新，不断改善自己；'勿我'，'我'就是自我，合起来'勿我'就是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自以为了不起，不愿意配合别人，不能同别人共事。这八个字是孔夫子对自己处世为人的要求。我在这儿仅仅讲了个大概，让我的中文老师来讲解的话，会举出很多例子，很多小故事，来证明这八个字的正确，所以要花一个礼拜。”

”请老师来教这么深奥的东西，一定很贵吧？”艾玛听得如坠云雾，却找到了一个世俗的话题。

”不贵，五镑一个月，外加我提供他住宿和伙食。”

”乔治，你家里雇很多人吗？“艾玛富有兴趣地深入打听。

“按英国标准是不少。首先，是我的中文老师，一个严肃的华人绅士，我付他每月五镑，和一间卧室，当然我的住处是中式房子，没有你的这么豪华。其次，是我的男跟班，他非常能干，擦鞋，补衣，提包袱，送书信，什么都干，她太太帮我洗烫衣服，我一共付他们每月一镑加伙食。再其次，我雇了一个苦力，帮我打扫屋子，放洗澡水，扶我上轿下车。我还有马夫，照料我的马匹。我和其他洋员合聘伙夫和厨房的账房，一个月缴十五镑，把我所有雇佣人的伙食，连我一起，都包了。”

“伙食好吗？”

“好，天天有带骨的腿肉，家禽，鱼鲜，蔬菜，水果，还有啤酒。中国真是一个价廉物美的地方。”

”哼，恐怕再好也没有英式下午茶吧，“艾玛揶揄地笑着说，然后，有点僵硬地站起来，走到门外，向拉妮招呼，可以上茶了。

拉妮推着一辆齐腰高的双层小车进来，小车的底层搁装着滚烫的红茶和咖啡的茶壶，还有防止烫坏桌子的软木垫板，小车的上层是一张银质托盘，托盘里有精致的茶具，烫得笔挺的洁白餐巾，和各种茶点。

”高易先生，你的西装上衣很脏，“拉妮一边把下午茶从小车上拿过来，放在书桌边的茶几上，一边不失时机地数落青年律师：“我必须用刷子和毛巾蘸肥皂水才擦干净，背上那块地方还没干透，你们用完茶后，我把衣服送来。”

“谢谢嬷嬷。”高易看到艾玛在向自己做鬼脸。

茶点共有六种：火腿三明治，斯孔松饼，薑汁面包，烟熏鱼，哈吉斯芋片和腌黄瓜。通常，进用下午茶是艾玛和高易最轻松的时候，艾玛把放满哈吉斯芋片的银碟子移到高易面前，因为这是他最喜爱的家乡特产。但是，她却没有任何注意到，他今天对这种里面有羊肝成分的苏格兰小吃，没有显得像平时那么有兴致。

“乔治，你能来参加各界欢迎新到的英国军官的盛大宴会吗？日期大概是下个月，我将担任大会司仪。”

”恐怕不能。“

”为什麼？“艾玛惊异地问。

“我要升级了。”

”恭喜你！但是，乔治，你的语调好像并不是在报告好消息。发生什麼事啦？“

”总税务司赫德要升我为副税务司，去镇江江海关就职。“

”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突然。“艾玛的脸色比高易坦然。

”这件事情，有两个起因：第一，赫德大人不希望任何人在任何港口待太久，待太久会上下互通声气，产生弊端，所以他用毫无规律的‘轮调’方法，让人人在任何地方待不长；第二，有人提议，因为和长毛的战事，一时半会不能结束，在九江和汉口开设新关的日子遥遥无期，不如由镇江江海关一次性收取任何到长江中上游贸易的洋船关税，所以，赫德大人认为镇江江海关变得很重要，需要立刻加强人手。如果我不去镇江，迹近抗命，如果去镇江，以后我如何按时来这里教你中文？这件事，看来我很难选择。”

“乔治，你是有选择的。”艾玛目光坚定地望着乔治高易。

”什麼选择？“

”离开江海关，自创事业！“她伸出手，握住他的手。

“离开江海关？”高易惊异地望着眼前这个17岁的女孩。

”乔治，你是通过大不列颠出庭律师资格考试的正牌律师，你可以在租界开业当律师。不是吗？“

”艾玛，我不太有把握在租界当律师，会有生意吗？“

”生意太多了。乔治，看看今天桌上的斯孔松饼和薑汁面包，这两件糕点，三个月前租界里是找不到的。可是，自从‘香港饼家’从香港搬来江西路开张以后，哪家的下午茶

里没有这两件茶点？我这里有‘香港饼家’的糕点单子，你想看看吗？”

“艾玛，我看不出糕点单子跟律师开业有什么关连？”

”乔治，‘香港饼家’搬来租界前，在香港的生意不错，但是搬来上海后，生意更好，因为我出席饼家的开张剪彩，所以饼家的老板跟我很熟，不久前，饼家的老板跟我讲，后悔当初没有早一点搬来。今天的上海租界，样样生意都有，餐厅，旅馆，戏院，商场，医院，彩票，殡葬，墓园。。。就是没有一家像样的律师事务所。你不觉得离开江海关，开创租界第一家正规律师事务所，就像‘香港饼家’搬来上海一样明智吗？”

”艾玛，你觉得租界里哪件生意最需要律师服务？”高易真诚地问。他觉得现在的艾玛，与其说是一个深居闺中的小姐，不如说是一个观察细微的商场女强人，尽管她的手仍按着他的手。

”两件大事挺需要律师服务。第一件事：土地买卖。你是知道的，租界里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原华人业主，西人买卖的是对土地的‘永租权’。西人对购买‘永租权’所付出的押金和每年的租金，不知要高过原地价的多多少少倍，所以华人业主非常乐意把土地永远租给西人。不可思议的是，很多华人业主却拿不出像样的地契作为出租的凭证，这倒也不能全怪那些可怜的业主，因为他们的政府没有一套西方国家那样的土地登记制度。为了纯清产权，每次西人与华人业主商定地价后，必须前往领事馆土地股申请，由土地股根据英国法律对土地所有权的标准，核定土地的位置和业主拿得出手的形形色色的所有权凭据，可以是一张陈旧的地契，也可以是华人地保用手指画押的担保，甚至是左邻右舍的笔录，然后加盖领事馆印记后，送给道台，由道台衙门再次核准加盖印记，完成一张称作为‘道契’的Shanghai Title Deed。乔治，你想想，这么烦琐的手续，既需要懂中文同华人业主和他的地保或左邻右舍打交道，又需要懂得英国法律和领事馆土地股沟通，最后还要向中国的道台衙门送中文译本，以你的综合学问，由你，或由你开办一个律师事务所来办理，不是很合适吗？地价这么贵，如果你的收费是基于地价的话，收入是很可观的呀。

乔治，我看你都听呆了，来吧，喝点茶。”

艾玛抽出按在高易手背上的手，把盛满红茶的蓝花烫金边的细瓷茶杯推到乔治面前。他欣然喝了一口，兴致勃勃地加上一叠哈基斯芋片。

”那么，第二件呢？“

”第一件还没说完呢。这两年，租界涌入这么多华人，其中有不少有钱人，看到租界土地地价飞涨，对投资租界的土地产生强烈兴趣，也希望拥有一张信用靠得住的‘道契’，而不是一张漏洞百出的中国租约。糟糕的是，他们是华人，领事馆土地股不受理华人的租地交易，因为‘永租’规定是华人业主和西人租地人之间的事。于是，这些聪明的华人富商便寻找西人代理他们出面去向华人业主‘永租’。可是，乔治，你是知道的，西人里面渣滓很多，有的西人代理华人出面购得‘道契’后乘机侵吞土地，华人富商只好自认倒霉。所以，我想，如果你开办一家律师事务所，出面代理有意愿投资租界地产的华人，把他们谈妥的‘永租’交易挂名在你的律师事务所名下，然后向领事馆申请取得‘道契’。以你英国律师的专业招牌，和当过中国江海关洋员的人品招牌，聪明的华人富商一定识货，到时候，你的挂名道契生意怕接不完呢。”

“听起来，土地‘永租’里确实有不少律师能赚钱的生意。艾玛，我能否冒昧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那么多关于土地交易的事情呢？”

”我要出席洋行董事会，这些都是董事会上听来的。我的第一件事讲完了，我可以讲第二件事了吗？“

”你先喝口茶吧，茶快凉了。”

艾玛喝了一口茶，用小银叉挑了一块松饼送入嘴，慢慢嚼完，接着讲：

“第二件事情是管理财产。租界开埠已经快20年了，最初到达租界的西人在这片土地上积累了可观的财产，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年过半百，但是有的膝下无出，有的妻儿长居母国不在上海，有的人领养华人儿童，有的甚至娶中国小老婆，他们都面临如何安排身后

的财产问题。除了私人，还有教会，尤其是有杰出传教士的教会，也面临如何将一个传教前辈创建的医院，印刷所，墓地完整地保留给同一个教会指定的下一个传教士来继续发展。伦敦会，内地会，差遣会，美国长老会，甚至天主教的耶稣会，都有这方面的需求。可是，到现在为止，西人大户们，包括上述教会，必须从英国请来律师，或者特地回到英国，请英国的著名律师事务所担任自己身后的财产管理和分配。因为，在上海目前还没有一家正式的英籍律师事务所，直接接受租界里西人客户的委托。这样对身后财产的安排要做任何更改就很不方便。乔治，这就是你的机会来了。”

说到这里，艾玛抬起深蓝色的眼睛，看着乔治高易。祖宗创业的血在她的目光里燃烧，她希望在他蓝色调皮的眼神里能找到共鸣。这时的她，再也不是罗伯特本斯《致老鼠》里的小老鼠，而是那《梅林》诗篇里的湖中仙女，将名贵的宝剑捧出湖面，等待亚瑟王来拔取后纵横天下。

“可是总税务司赫德大人待我不薄。”

”我的天哪，乔治，你怎么还没有开窍？“艾玛仿佛像看到一匹既将开跑的千里驹突然又躺下来那样失望，但是她没有丝毫放弃之意，反而以女性的执着，更加奋力地鞭策：

“没错，赫德待你不薄，待所有江海关的人都不薄，这是为了他的事业。他这么年轻，已经当上大清国的江海关总税务司，对他来说，这是千载难得的机遇，在这个位置上做到退休也值得，所以，他要尽一切努力，做好中国人给他的这份差事。如何才能做好？就是依靠你们每一个官员替他尽心尽力。待你们不薄，就是对你们尽心尽力的回报。这是一个契约，谁也没有亏谁。但是，你的事业在哪里？告诉我，中国江海关共有几处分关？”

“24处。”

”你甘心一辈子在这24处分关转来转去吗？对了，我想起来，刚才你说的你家中文老师给你解说一个礼拜的那8个字，里面有2个字，现在刚好可以派用场，不过我想不起那2个字，你能再说一遍吗？“

” 勿意，勿必，勿固，勿我。 “

“对，对，我的意思就是 '勿固' 这两个字，乔治，待人接物不要拘泥固执，一味固执，就会只看到江海关，不了解江海关以外的世界。我的祖宗，威廉·嘉典，当初在东印度公司的货轮上当船医，可以稍带私货，东印度公司待他也不薄吧？他要是只看到这份待遇，不离开东印度公司自己开业，哪有仪和洋行的今天？你在江海关干得出色，赫德要升你的官，这本来就是你和江海关雇佣契约的一部分，不等于说他升了你，你就有终生为江海关效劳的义务。赫德他自己不就是从大英帝国的外交官跳槽到中国江海关当收税官的吗？ “

” 可是，我正在劝说我的堂妹夫金登干加入中国江海关，自己却先离开江海关了，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 高易两手一摊，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姿势。

” 如果是这个原因你不想离开江海关的话，事情就好办了。要是我的话，我会直接了当告诉赫德，你想离开江海关，但是为了促成你堂妹夫加入江海关，你将暂时留在原职，等你堂妹夫的决定明确后，你再正式离开，在此之前，你就不便赴镇江就任新职了。 ”

” 艾玛，要是金登干迟迟不做决定呢？ “

” 为什麼他会这样？ “

” 事情是这样的，经过几次通讯来往，金登干表示有兴趣为总税务司赫德服务，但是他妻子，也就是我堂妹，不想来中国，所以这件事情就定不下来，可能还会拖很久。 “

” 要是金愿意加入江海关，而他太太不愿意来中国，那么，为什麼总税务司赫德不在伦敦开辟一个办公室，让金在伦敦上班，事情不就介决了吗？ “

” 哇，艾玛，你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么好的主意，我，金登干，和总税务司都没有想到。照我所知，为了拉拢金登干，总税务司已经在工作内容上做了很多迁就金登干的调整，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过把金登干放到伦敦去上班这个主意。我马上去向总税务司这么建议。谢谢你，艾玛。今天是我来替你上中文课，然后你来替我上事业课。 ”

” 那么，乔治，你会来参加我当司仪的盛大宴会吗？ “ 艾玛水灵灵的眼睛望着他。

高易觉得艾玛一下子从精明的女商人，回到了17岁的美少女。

”艾玛，你该不是为了要我出席你的盛大宴会，才花这么多口舌要我离开江海关的吧？”

”近的是为了我的盛大宴会，远的是为了你的终生事业。”

”这样说还过得去。”

”你向江海关正式提出辞呈后，我要介绍几个人给你。一个是托马斯牧师，一个是皮克伍德先生。”

”他们是谁？”

”托马斯牧师是伦敦差遣会（London Mission）的牧师。他在上海很久了，一些已经去世或回国的传教士，把教会的产业交给他管理，产业越来越多，他不胜烦恼，很希望有人帮他清理。他会是你的好客户。皮克伍德先生是工部局董事会的总办，你每次出席西人租地人年会时都会看到他在主席台上。”

”我没有出席租地人年会。”

”为什么？”艾玛又惊讶地瞪大深蓝色的眼睛。

”我没有地产。我的房租，因为有江海关的折扣，每年不到500两银子，所以我没有资格参加租地人年会。”

”等你律师开业后，你就会有资格的。皮克伍德先生交游广阔，西人之间的地产纠纷都会找他咨询。他很需要你这样的人作他的法律顾问。”

”看来我非得开业不可了，因为顾客都已经找好了。”

”就是这样。不过，对不起，我都快忘了，不知道你的上装洗干了没有，拉妮怎么还没有送上来，茶和咖啡都已经凉了。”

其实，高易的上装早就洗干了，但是拉妮故意拖着，不把上装送上来，为的是让艾玛小姐和年轻的律师可以不受打扰，多聊一阵。

在艾玛的催问下，拉妮提着高易的上装得意地走进房来。她照例不由高易分说，动手替他穿上上装，就在这时，窗外传来两声巨响，玻璃窗户震得发抖。

"好好的天气，怎么打雷了？“艾玛捂住耳朵。

”不是打雷。这是'切斯比湾'号在黄浦江上试炮。“